

佩列文小说《尼卡》中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

柳 婷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佩列文在其短篇小说《尼卡》中, 以荒诞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语言游戏实现了现实与虚幻两大图景的交织对立。他以蒙太奇式的文本互文手段解构“人的意识作为世界主宰”的权威性, 以零散漂泊的主体意识展现意识的无力性与易被操控性, 用戏谑又严肃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人的存在与现实的一贯关注。

关键词: 《尼卡》; 佩列文; 互文; 意识; 空间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尼卡》是佩列文众多短篇小说中极为出众的一篇, 写于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 其中有许多意象非常鲜明的历史性隐喻, 似在暗示集权制度的桎梏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破碎、空白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空间建构。众所周知, “现实与虚幻的对立统一”(张建华 2012: 295)是佩列文的基本创作风格之一。在这篇小说中, 佩列文借助互文、拼贴、戏仿等语言手段构建了一个蒙太奇式的空间, 通过“尼卡是一只猫”这个故事的展开完成现实与虚构两大图景的交织, 巧妙展现出零散的主体意识与意识的脆弱性, 强调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意识的操控力。小说主人公“我”以内聚焦、日记体的方式向读者展现自己的心理状态, 呈现出一个经心理重塑后荒诞、虚幻又支离破碎的世界景象。本文从作者的蒙太奇式的互文手段和破碎的主体意识构建的多元空间入手, 将混乱的心理状态梳理出清晰的轮廓, 探究作者是如何表达意识的脆弱性与可操控性。

2 互文文本解构“意识—世界中心”的权威性

小说《尼卡》全篇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回顾了“我”与尼卡共同生活的八个零散的日常片段, 是一部典型的日记体小说, 主要讲述了“我”对尼卡的迷恋逐渐消失的过程。表面来看, 小说的各个片段间缺乏清晰的线性结构, 似随意拼贴而成, 但实际上, 情节的推动是依靠“我”的情绪的强烈程度来完成的, “我”对尼卡的迷恋随着两个转折点逐渐消散。有趣的是, 在每一个情绪的转折点处, 佩列文都戏谑嘲讽地引用了与语境相呼应的俄罗斯经典文本。在这两个情绪转折中, 尼卡由“我”触手可及的理想生存世界的化身变成与“我”悲喜不相同的两个平行世界, 从彼岸不可触及的“陌生女郎”到“我”清醒意识到: 尼卡之于“我”, 如同洛丽塔之于亨伯特一样, 只是理想滤镜下的产物, 最后回归现实, 尼卡原来只是一只暹罗猫。在这个惊天大逆转中, 佩列文用戏谑荒诞的语言游戏嘲讽了读者的定型思维, 解构了人的意识作为世界中心的权威性, 展现外部力量影响下意识对人的控制, 进而引出一个深刻的哲学思考: 我以为的真是真正的真实, 还是只是虚构?

小说一开头就几近直白地引用了蒲宁的《轻盈的气息》的结尾，“现在，她轻盈的气息重又在世界上，在白云朵朵的天空上，在料峭的春风里飘荡，我膝上放着一卷似砖块厚的蒲宁文集，我的目光不时地从书页上移开，去看墙上那副她偶然留下的相片。”而对该小说中女主人公奥利亚·麦谢尔斯卡娅刻在墓碑上的遗像的戏仿似乎暗示读者：尼卡与她有着相似悲剧命运。在《轻盈的气息》中蒲宁用悲哀而又平静的语调展现了对美的沉思，即现实存在中的种种悖谬摧残了美的原真形态；表达对理想生命存在的向往，即美应当是轻盈、自由、快乐、纯净的，对美的感知不应受到世俗规则的压制。

实际上，佩列文“不仅继承了蒲宁的爱情主题，还有他的抒情式的叙事风格”。（Баранов 2018: 75）蒲宁笔下的奥利亚·麦谢尔斯卡娅是具有多神教色彩的神圣女性形象，她“长着一对活泼的惊人的欢乐的眼睛”，（蒲宁 2013: 81）拥有优美的肢体线条与旺盛的生命力。当她的女友们矜持地注意自己的一颦一笑，精细地打理自己的仪表时，奥利亚完全不在意这种矫揉造作的人工美，她浑身只充满了“像一阵旋风似的奔跑着”（蒲宁 2013: 82）的青春气息，“她对自己的容貌仪表从不放在心上……娴雅、时髦、顾盼生姿的眼波……不知不觉跑到她身上去的”，（蒲宁 2013: 81）她从不被外界的流言蜚语束缚，无拘束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奥利亚的美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如大自然一般朴素、不经雕饰的，这种轻盈的美不自觉的吸引她身边的所有人：天真的孩童、卑劣虚伪的军官、儒雅的老绅士以及古板的老修女，她的美能使周围的一切变得轻盈快活。但同传统崇高女性，如奥涅金的塔吉亚娜，奥勃洛莫夫的奥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尼娅等不同。蒲宁笔下的奥利亚具有多神教的气息，她乐于展现自己青涩年轻的胴体，坦然追求生理上的快乐，像是大自然的杰作，不惹尘埃又活力四射，能不自觉的为周围一切人带来快乐与内心的舒畅轻快。奥利亚的美并不是纯洁神圣、具有禁欲色彩的，恰恰与之相反，奥利亚轻浮地对待身边出现的男性，她懵懂又不自觉地施展女性独特的生理魅力，最终因“轻浮与背叛”死于一场感情纠葛。

尼卡身上有许多奥利亚的影子，黝黑的、带着南方风情的尼卡年轻，活力四射，她有一双充满奥秘的绿色眼眸，浑身充满青春的力量，能够“轻松地在楼梯上飞跑三分钟”，（佩列文 2010: 21）她的快乐同样十分简单，“她的需求纯粹是生理上的——吃饱睡足，获得足够的爱抚帮助消化”，也同样乐于懵懂轻浮地展现自己的美好肢体，无论抚摸她身体的是“我”的手、他人的手亦或是树枝都没有丝毫区别。在“我”看来，高傲、不在意世俗目光与规则束缚的尼卡象征着另一种精神高度与和谐的生命状态，“与生俱来的优雅和青春气息使她的所有动作具有某种虚幻的高尚品质；在她的动物性的——如果深思的话——存在中反映着高度和谐，她与生俱来地呼吸着艺术无望地追求的东西”。（佩列文 2010: 11）与“我”这个停滞于旧世界，在新世界中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思想过分发达的人来说，尼卡象征轻盈、纯净、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生命存在，是“我”的理想存在方式的化身。

第一个情感转折发生在“我”意识到自己强行赋予了尼卡崇高的生存意义。现实中的尼卡并不等于“书的世界”里的奥利亚。尼卡不会从“红色的尖顶框架”联想到远古时期残酷的猎杀猛犸行为，也不会从垃圾桶上的火焰联想到 1737 年的莫斯科大火，她看向窗外只是单纯的看向窗外，我们的悲喜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尼卡完全是动物性的存在，她并不象征“我”理想中精神高度和谐统一的生命状态。从此，“我”放任尼卡独自去散步，重新禁锢在自己封闭的空间里，“我渐渐地开始像她最初对我那样对待她了——就像对待一个板凳儿，窗台上的一株仙人掌或是窗外圆形的云”。（佩列文 2010: 20）“我”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尼卡了，认为她神秘的绿眼睛只是普通的光学问题。

“我”对尼卡由憧憬走到幻灭的过程印证了拉康关于主体去中心化的镜像理论。拉康认为，在一种外在环境中、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操纵下，肢体尚不协调的婴儿能从镜中得到所期待的完整性和协调一致性，但是，婴儿与镜中影像的认同本质上却是一种误认。在拉康看来，“自我并不是它自己的主宰。我们苦苦寻找自我，而当我们找到它时，它却外在

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刘文 2006：25）显然，俄罗斯经典文学构建了主人公“我”的思维方式，定型了“我”对美的幻想，但是尼卡的行为将“我”从幻想拉回现实，表现出意识的无力与不可靠。“我”在动手打了尼卡后小心翼翼地道歉时，说道：“扔掉一副碎裂了的眼镜意味着透过它所看到的整个世界将永远地成为过去，或是相反，停留在这个世界里……尼卡，如果你能明白我……过去的回忆就像锚，将心挂在已经不存在的东西上，很明显，现在已经没有那些通常用心灵来理解的东西了，因为……”。（佩列文 2010：9）显然，“我”是一个停滞于旧世界，在新世界中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的知识分子，“我”过分发达的思想使“我”在世界变动中深刻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思维形成的重要性，在新的世界里，“我”无法切断自己与俄罗斯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不可自抑地从现实沉浸到沉痛厚重的过去回忆里。在“我”认识到尼卡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我”的意识的独特个体时，“我”感叹“周围的世界——只是各种曲度的镜子体系”，因为人只能看到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東西。在佩列文笔下，现实成为了“可以生发出多种存在可能的镜像的意识空间”。（冯雪 2019：94）

第二个情感转折伴随着第二个文本互文。“我”充满感情地朗读着卡茨丹诺夫的话，他关于“美好女性”的回顾记述正是“我”对尼卡认知过程的浓缩，尼卡也从从不向“我”隐瞒什么，只是天性冷淡，不和“我”说话，但“我”也能从她的行为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她的性格。之后，“我”在半睡半醒间念着勃洛克的著名诗句“她徐步穿过那些醉汉，总是独自一人，没有同伴”。“陌生女郎”是诗人在对现实迷茫失望后，幻想中理想彼岸世界的化身，象征最高层次的美，尼卡同她一样，高傲、不被俗世污染，像神秘的大自然。“我”一如既往的惊奇于另一点——几乎所有的书，几乎所有的诗，如果仔细分辨，都是写给尼卡的——无论人们怎么称呼她，她具有了怎么样的面貌”，（佩列文 2010：26）可见，“书的世界”再次混淆了“我”对现实世界中尼卡的认知，尼卡再次成为“神圣女性”的化身。因此，当“我”抱着书醒来时，“我”再次对尼卡燃起了爱意与希望，破天荒地想要下楼去寻找尼卡——“我”的理想世界。

出乎“我”意料的是，尼卡不在楼下，而是在离家门口两步远的楼道里偷情——“两具抱在一起急速工作的身体就像是一架活生生的缝纫机”，“我”运用了非常形象、画面感鲜明的比喻方式，来嘲讽这位“神圣女性”的化身。在“我”看来，尼卡的情夫粗野卑劣，能以十分有尊严的脸和谐地搭配翻垃圾桶的身体，这构成了一幅非常讽刺的画面。现实世界中具有庸俗动物本能的尼卡再次毁灭了“我”刚刚从“书的世界”中得到的自信。“她本身谁也不像……她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完结的艺术作品”，（佩列文 2010：31）“我”再次意识到在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看待尼卡，用在“书的世界”里形成的思维方式看待现实世界，由此带来的虚幻性使“我”再次在现实中感到失真与扭曲。因此，“我”锁上了“我”的家——书的世界，将代表着“我”无法接受的现实世界的尼卡拒之门外，彻底放弃了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这是现实与虚幻两大图景再次交织与对立的过程。

尼卡是“我”通往理想生命世界的钥匙，她的死亡意味着“我”从此结束了在“书的世界”（它告诉了“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是“我”诗意的理想）与现实世界间的不断徘徊，永远放弃了在现实中找到理想彼岸的希望。但是这样的主题在俄罗斯传统文学中比比皆是，远达不到佩列文想要的颠覆一切固有认知，使人对现实存在产生质疑的效果。因此，读者想象中的美人尼卡变成了小说现实中一只平凡的暹罗猫。的确，在小说中，作者曾多次提到尼卡的与众不同之处，如她可以在一个结冰的冬夜里赤裸着在铺满雪的阳台上赏鸽，她从来不写日记也不回应“我”的话语等，这些看似独特的人的特质只不过是猫的正常属性。佩列文用高超的语言游戏嘲讽了人的惯性思维，解构了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主体权威性，表明人的思维认知只是各种外部世界力量的产物。

在佩列文的笔下，所谓的现实最终都汇入虚空的洪流之中，而且“用‘意识’比用‘现

实’更能准确表达佩列文对现存世界的关照”。（张建华 2012：292）。从始至终，“我”一直在一只普通的猫身上寻找神秘的理想彼岸世界，这既是“我”对自我的异化，展现新时期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与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与破碎性，也是作者试图打破世人对美的形态的固定认知。佩列文以蒲宁的《轻盈的气息》的结尾为小说开头，提出了蒲宁关于“现实对美的原真形态的摧残与桎梏”的深刻思考，又以“尼卡是一只猫”为小说结尾对蒲宁的沉思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希望世人认识到作为世界主宰的意识其实是脆弱、易受影响的。

3 漂泊的意识与多元的空间

小说《尼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明显意蕴的“象征性空间”。（胡亚敏 2004：164）这个空间是脱离了实体，被虚化的闭塞空间，是作者“在虚幻的世界中预示现实危险”。

（Поручик 2008：53）除了地点彼得堡、时令气候、能开奔驰的时代特征外，几乎找不到对现实的客观真实的描述，连着墨最多的女主人公尼卡也只是一个具体的抽象物。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方式使得整部作品充分展现“我”独特的主体世界，而“我”破碎漂泊的主体意识主要是从三个相互交错的空间中体现出来的：“我”的家象征着已经消失的旧世界，窗外的现实世界，以及尼卡所象征的浓缩着理想与现实碰撞过程的世界。佩列文异常频繁的使用色彩鲜明的隐喻与历史暗示来突出空间意义，表现出文本背后被现实压抑的疯狂的无声悲嚎。

首先，“我”的家是小说中最基本的空间意象，是“我”的个人意识拒绝被集体无意识操纵的空间。首先，根据上一章节通过互文文本对人这个中心主体的解构，可见，在“我”的家中，有一个“书的世界”：在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熏陶下，奥利亚与陌生女郎寄托了“我”对美的幻想，“我”对理想世界的认知就此形成。其次，在“我”的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被尼卡打碎的一个作糖罐用的19世纪古董瓷器，里面珍藏着“一张从早就丢了的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记有从没拨出去过的电话话码的纸，一张没有被检过票的电影票，一张小照片和几张没被登记的药房开的单子”。（佩列文 2010：8）对此，“我”的解释是：这是透过一副碎了的眼镜看到的世界，可见，这是一个被抛弃、被否定的旧时代，也是“我”曾经真挚接纳过、从小长大的时代。除此之外，从“我”家的窗户往外看，能看到苏联时期遗留下的“红色的尖顶框架”与“集体农庄的小木屋”，前者使“我”联想到东德相册里远古人类对猛犸象的残酷绞杀，后者使“我”联想起经过严格规划的集体农庄。这两者都象征着“我”对数千年至今的集权制度的讥讽与恐惧，以及对过去的痛苦回忆。总之，“我”的家就是主人公“无形的思维体系的具体化”。（Богданова 2003：93）

第二个空间是尼卡所象征的浓缩了理想与现实碰撞过程的世界。“我”在尼卡身上发现了轻盈、快乐的美，试图了解她的思维方式，换一种眼光看待世界，但是当“我”发现她的快乐单纯来源于空洞的大脑及对生理本能的轻易屈服时，“我”放弃了这种动物式的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宁愿头脑中保持痛苦但厚重的思考。但是尼卡已经成为“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生活伴侣，“我”一方面厌弃她庸俗的生存方式，一方面又不自觉被她纯净的、由内而外的快活吸引。最终，当她又一次本能战胜理性，与“我”擦身而过冲向一只有着“流口水的野兽的嘴，长满浓毛的额头”的牧羊犬时，“我”——这个虚构的主体世界的主宰——宣告了她的死亡，直到这时，这位被“我”虚构成妙龄女郎形象的暹罗猫才露出真实面目。“我”对尼卡生存方式的兴致，暗示“我”探索人像动物一样无感于外界变化、只需满足生理需求这种生存方式的可行性。它的死亡既是“我”对“人像动物一样简单快乐生存”这种思考的否定，也是对无法将书中理想变为现实的无奈。

此外，具有反讽意味的一点是这只间接导致尼卡死亡的“野兽”名叫“爱国者”，但是他的主人头戴美国鸭舌帽，嘴说国外的行话，两者无疑形成了鲜明对比。无独有偶，“我”两次寻找尼卡的过程中都将她与一辆象征不义财富的红色外国豪华轿车“梅赛德斯奔驰”紧

密联系在一起，且构成了一个死循环：平日里尼卡外出是与好朋友们一起畅聊或独自散步，当“我”第一次寻找尼卡未果，发现这辆豪车，紧接着在楼道里发现她的媾和行径；第二次在这辆车旁寻找到尼卡，她再次试图进行媾和行径。无疑，纯粹的大自然的造物与邪恶世俗的靠近，加快了她的死亡，这隐晦表达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厌恶。

第三个空间是楼下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混乱、失去秩序又夹杂一丝微弱生机的空间。这个世界里不仅遗留有象征集权主义的捕捉猛犸象的猎人和集体农庄时代的小木屋，还有贴着摇滚乐的电梯和暴富的奔驰车。

电梯是整部小说中为数不多几个被作者详细介绍的物象，它被“我”描述成一个嗡嗡作响的、涂成令人心慌的黄色的棺材，里面既有尿腥味，又写有颂扬某个时兴摇滚乐队的标语。这个电梯作为“我”的心灵避风港与纷乱复杂的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显然带着浮躁失智、混乱无序的意味。

这辆被偷来的红色的奔驰车有令人难忘的车牌号——某«XPЯ»或是«XAM»，前者指猪脸，后者指丑陋的人。车的主人是一个粗野的格鲁吉亚人，他有双狠厉的红眼睛与代表财富的大金牙以及与年轻时候斯大林相像的面孔。他炫耀地将车停在路旁，对“我”请求一只猫的原谅表示厌恶与诧异，显然，它们暗示了靠粗暴狠厉手段集聚的大量不义之财以及只重物质财富忽视丰富精神的浅薄的现实世界。当“我”面对着奔驰车时，感受到的只是“从二楼传来轻柔的音乐，灌木丛在风的吹拂下微微摇晃，周围的雪已经完全没有了”。（佩列文 2010：28）显然，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心境。

不仅如此，“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还体现在两种心境的对比上，这是以生机与抑郁的对立来强调现实世界的文明对人的摧残。譬如说氛围上的对比：“春天来了，而我几乎整天坐在家，她不得不一直陪在我旁边，而窗户外面草地已经变绿了，透过行人身上那‘灰色的外膜’看向布满天空的云雾，一个模糊不清的东西在闪烁，有普通太阳的两倍大”，（佩列文 2010：19）草坪是一大片的绿色，来往的行人模糊成只见轮廓的灰色“外膜”，太阳无法被清晰看到，只能隐隐透出看不见颜色的身形，这明显是对一个阴天的描述。显然，在“我”眼中窗外是一个失焦的世界，虽然有旺盛生长的绿色草坪，但它无法与整片灰色的毫无生机的混沌抗衡。再譬如说，在“我”看到楼下的小孩子欢快跳着高度抬到脖子的皮筋时，一个破塑料袋从“我”头上刮过，欢乐与萎靡两种情绪立时对立起来。通过这种心境对立的描述方式，表现“我”对现实世界的抗拒，虽然这个世界不乏生机，但“我”已经萎靡，不能从旧世界挣脱出来了。在任何一个现实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使得“我”陷入了意识的“困兽”状态，再也无法分清现实与虚幻的界限。

总而言之，“我”既不能挣脱在“书的世界”与旧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又不愿向现实妥协，只能漂泊在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现实的夹缝中，在多重空间中发出“我在哪里”的诘问。

4 结束语

佩列文在小说《尼卡》中体现出一种既冷静又沉思，既随意又深刻的主观态度，这种态度折射出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对人的存在和现实的一贯关注，表明后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承受巨大生活之变的同时，仍然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责任感、使命感，奋力在时代洪流中为漂泊辗转的灵魂寻找永恒的精神家园。尼卡对“我”固有认知的一再打破以及“我”漂泊无依的精神困境凸显出意识的无力性与易受操纵性，尼卡由抽象的人变成实体的猫的语言游戏更加解构了主体中心意识，从而颠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

参考文献

- [1] Баранов Д. К.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рассказа В. Пелевина "Ника"[J].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Язык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8(2).
- [2] Богданова О. 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рассказа В. Пелевина «Ника»[J].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2003(2).
- [3] Пелевин В.О. Ника[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2012.
- [4] Порутчик О.А. Мир как иллюзия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J].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08(1).
- [5] 冯 雪. 佩列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书写[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9(1).
- [6]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7] 刘 文. 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 学术交流, 2006(2).
- [8] [俄]佩列文. 尼卡(章自力注释)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9] [俄]蒲 宁. 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春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10] 张建华. 20世纪俄罗斯文学: 思潮与流派(理论篇) [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12.

Poetic Features of Postmodernism in Pelevin's "Nika"

Liu Ting

(Department of Russ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his short story "Nika",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 Pelevin uses a language game of absurd postmodernism to realize the interweaving and opposing of reality and illusion. He uses montage-style intertextual methods to deconstruct the authority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s the world's ruler", uses scattere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o show the powerlessness and easy manipul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expresses his consistent attention to human existence and reality in a mocking and serious way.

Keyword: *Nika*; V. Pelevin; intertextuality; consciousness; space

作者简介: 柳婷(1996—),女,汉族,山东德州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1-06-09

[责任编辑:刘 颀]